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五二回 金大力棍掃眾惡棍 黃天霸鏢傷六和尚

話說黃天霸聞聽惡棍被眾寇拿住，心裡仍記施公在惡人家中等信，不肯久停，即要起身。忽見從外面亂哄哄的跑進幾個人來，口尊：「眾位寨主不好了，外面來了好些人，手執短刀鐵尺，蜂擁而來，口中直嚷：把羅老叔送出來，萬事皆休，少若遲延，殺進來，連窩都拆了！」金大力一聽，氣衝兩肋說：「哎喲！好狗男女，敢在大王爺跟前來要人。」跳起來就要往外跑。天霸阻攔，叫聲：「金大哥，何用性暴？承太爺們情分，既把羅四拿住，交給小弟解去；他乃犯人，就算差使。如今有人指名來要，就算他劫奪差使。大哥不必動氣，待小弟出去看看他們是什麼人！」金大力、王棟說：「既如此，我等奉陪老兄弟出去。想必是兩個腦袋的人，不然也不敢老虎嘴裡奪脆骨。」言罷，三個人起身，各抓兵刀往外就走。眾寇見頭目出去，也都怒氣衝衝，手提兵器，隨後而來。

登時開了廟門，見門外有一群人圍著，一個個吹鬍子，瞪眼睛，指手划腳的鬧呢！天霸連忙上前答話說：「呔！你們這些人，是做什麼的？還不快些跑開。」但有一個凶眉惡眼和尚開言說：「呔！那小子休得作夢！快把羅老叔送出來，是你等造化。別等六老爺動火，那時你們吃不了兜著走。」天霸聽了，方要動氣，復壓了壓，叫聲：「和尚，你一個出家人，只該背上塊磚，挨戶去化緣，那是你的本份事，為何跟了這些人來太歲頭上動土！我勸你趁早回去。實告訴你罷！羅四被施大人差人拿去，他乃犯法之人，並不與寨主們相干。」惡僧聞言，叫聲：「那廝不必多言，我們也不管施老爺、乾老爺，快請出你羅太爺來，咱就罷了。再要多言，六老爺就要動手。」天霸一聽，那還忍受的住，罵聲：「好個不知好歹的禿驢！太爺好言相勸，你卻合我古眉古樣，自稱什麼六老爺。我問你是哪個六老爺的夜壺？」惡僧聞聽黃天霸之言，氣得一聲：「哎喲！好小子，竟敢出口傷人，別走，吃我一刀！」照天霸就是一刀。

幸而天霸眼尖手快，瞧刀臨近，隨手架避。金大力一邊動怒，手執鐵棍，直撲石八而來，照准馬腿遂下絕情。只聽吧一聲響，馬覺疼痛難忍，連聲吼叫，跳了幾跳，栽倒在地；大漢石八躺在地下。金大力趕上舉棍要打，破頭張三躡將上來，把閃桿一擺，被棍崩為兩段。張三手持半截閃桿，嚇了一聲冷汗，回身就跑。金大力隨後趕上，照著背脊一棍，只聽「哎喲！」咕咚栽倒。眾棍圍上來，兵刃亂舉。那邊惱怒眾寇，吵發聲喊，也衝上來，大罵：「囚徒！以多為勝，你大王爺哪個是省油燈？」說罷，兩下兵刃戰在一處。眾惡棍雖都使著兵器，不過胡亂掄打，哪裡是眾寇對手？只有真武廟六和尚算是撓兒賽。

且說眾寇與眾棍交手，只聽一陣兵刃震耳，來回走了幾趟。

金大力不亞瘋魔之虎，一條棍橫打豎掃，指東打西，如水底蛟龍一般。忽見短辮子馬上「哎喲」一聲，躺在塵埃。那邊粗胳膊鄧四，冷不防耳門上也著一傢伙，躺在地上。石八被亞油墩李四一錘，打得晃了晃；金大力趁著這個晃，趕上去就是一棍，只聽撲咚一聲，如倒半堵牆一般。王棟跑上來，對石八吧吧膀子上就是兩刀背。眾棍見他們頭目被擒，一個個越發的著忙。正在忙亂之間，白吃猴郭二被黃天霸單刀一撩，耳朵去了半個，疼得難忍，兩手抱著耳朵就跑。王棟一見，忙把飛抓抖開，嘩唧隨後打去；郭二正跑之間，猛聽後面呼的一聲，被飛抓連脖子帶臉抓住。他仍指望要跑，飛抓的五個爪打入肉內，抓了個結實。王棟這邊把絨繩往回一拽，喝聲：「囚徒往哪裡跑？還不回來。」郭二倒聽話，依他回來。他又吩咐手下人，快將拿住的這幾個，全都上綁。手下人答應，立刻綁了。眾惡棍見光景不好，打個號兒，說聲：「跑！」一個個抱頭亂竄，如風捲殘雲一樣。眾寇隨後就趕，只剩下惡僧還與天霸交鋒。王棟知道天霸心高氣傲，不用別人幫助，站在旁邊掠陣。

但見惡僧躡跳躍，騰閃砍剝。天霸不肯用力，不到刀臨切近，不還手。惡僧打量他要敗，刀法越急，一步緊一步，只白費力，再也砍不著好漢，來回又走了數回，使得張口發喘，渾身是汗，後力將要加。天霸大叫：「禿驢，這回何不施展英雄？耳聞你武藝本來平常，出家人本當謹守清規，絕不該勾串狐群狗黨，胡作非為。大約你也不知我黃天霸，竟敢班門弄斧。」惡僧一聽好漢之言，就有三分懼怕，把舌頭一伸，暗暗說道：「怪不得這小子扎手，敢則他是黃天霸？我當日在真武廟地方作響馬，就知南路一帶有黃天霸，是一條好漢，才五六歲，多少達官好漢，都不是他對手。我還不信，今日瞧來，果然不虛。此處既有黃天霸，還有我的份兒麼？從今快把我這六老爺收起，別等卷了刃再收，那就遲了。」惡僧想罷，又想必須如此如此，方能勝他。瞧著個空兒，撒腿就跑。天霸一見，隨後追趕，大罵：「禿驢往哪裡走？」惡僧一邊裡走著，一邊裡往肚兜裡取出一物，回身往天霸一撒手。只聽嗖的一聲。黃天霸抬頭猛見一物撲面而來。看官，方才六和尚使的這宗暗器，是什麼東西呢？提起來人人盡知，乃是槐蓮丹皮砸爛搗成切團，約雞卵大，此物比石頭還硬，還結實，惡僧常常演習，能三三步之內打人，百發百中，從不落空。惡僧先作響馬時，但遇扎手的達官，殺不過人家，就用此物傷人。閒話不表。且說黃天霸雖然追趕凶僧，卻早留神提防著，正趕之間，忽聽迎面有聲，似一物打來，好漢眼快身輕，急將身往上一縱，把手打上往下一招，便將那一物招在手內，瞧了瞧，撲哧一笑說：「小子真會玩。」說罷單臂攢勁，嗖的一聲打去，又用大聲說明：「大相公！拿你爹腦骨子去吧！」凶僧發出此物，扭項正看動靜，猛聽喇的一聲，那物又打回來，凶僧才待要躲，只見吧一聲，正中腦瓜勺子上。凶僧摸了摸，順著脖子流血，原來是打了個窟窿。凶僧連忙從棉襖上扯了一塊棉花堵上。天霸早已趕到。凶僧忙把雙腿一縱，嗖的一聲，縱上廟牆去，順著牆上了佛殿背脊。天霸一見凶僧登廟堂脊之上，隨後單刀一揚，嗖一聲也上殿去了。且說六和尚在廟房上，猛見一人抄著影兒也跟上房來，凶僧輕輕的順著瓦壘兒，趴在後坡裡，隱住身形，他偶生一計，忙把外面衣裳脫下一件，揉了個團兒，往下一捺，指望天霸必以為是個人下去了，順著必趕，他好就此脫逃。哪知天霸早已輕輕繞到他身後。凶僧正脫衣裳往下一捺，天霸趁空兒站起，兩膀攢勁，把他後腰抱住。凶僧著急，恐為所擒，忙把胳膊上綁的攏子往後一墩。只聽吱的一聲，好漢「歎喲！」鬆手。凶僧得便脫逃。天霸不顧傷膀疼，緊緊相跟，從鞘內拔出鏢來，照准凶僧大腿打去。只聽那僧「哎喲」一聲，栽倒身軀，順著瓦壘往下直滾，撲咚掉在地上。好漢往下一縱，腳踏實地，趕到和尚跟前，不肯傷他性命，留活口，還要見欽差交令，卻用甩頭一子，吧吧吧！把惡僧兩膀打卸。

眾寇也都進來，趕到跟前，見好漢將凶僧擒住。金大力為人莽撞，舉棍照腦門上要打。天霸上前攔住，叫聲：「大哥不可傷他性命，小弟還要帶他見大人交差。」說著伸手拔鏢出來。

王棟忙命小卒取繩來，把惡僧與那幾個綁在一處看守，然後讓天霸同進屋內。好漢在燈下脫下衣服，瞧了瞧左膀上，被惡僧攢了有一寸多長的三尖口子，鮮血直流。金大力、王棟問其緣故？好漢說：「方才被惡僧紮的。」二人說：「老弟千萬別冒風，須用刀傷藥調治才好。」不知天霸到底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